

# 黃埔清黨辯証

(本文插圖刊第122頁)

## 附方鼎英「黃埔軍校清黨始末」

### 喬家才

#### 硬給我提升了一期

民國七十三年（一九八四）六月，中共出版

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」。其中有一篇方鼎英撰寫的「我在軍校的經歷」我曾寫六十年落花夢（讀方鼎英「我在黃埔的經歷」有感）刊中外雜誌二三期，一九八六年十月廿七日方鼎英將原著改為「黃埔軍校清黨始末」在美國華文某報發表（該報現已停刊），文中大罵國民黨

同志胡靖安等是極端反共分子、倒方集團，把我和鄧文儀（黃埔一期）、胡靖安（二期）、陳超（二期）並列。華盛頓周谷先生是位研究共黨問題的專家，他看見這篇文章內提到我的名字，影印郵寄給我。重又閱讀之後感慨萬千，特撰此文。

方鼎英是我入伍時的教育長兼入伍生部部长，他說：「於是，胡、鄧、陳超（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）、喬家才（山西人軍校五期畢業生）等極端反共分子，遂竊取了清黨委員會的執行委員位置，肆無忌憚地組織倒方集團。他們將我和李濟琛所商定的『准假支薪，自由離校』的辦法在經理處抄錄下來，並且把我以前通過蔣、李和校

務會議決定的有關學校發展諸事，如派遣成仿吾赴日本採辦軍用化學班器材一事，都列為我包庇、私放共產黨和破壞清黨的罪證。」

方鼎英說我是「軍校五期畢業」，硬給我提升一期，實不敢當。

我是民國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八月二十九日在廣州東北十里，瘦狗嶺（白雲山）下沙河（燕塘）入伍的，編入黃埔軍校（當時校名：中央軍事政治學校）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第三營第十一連，團長郭大榮，連長盧潛泉。當年陸軍中將教育長方鼎英先生還記得我這個上等兵入伍生，他懷恨在心，撰文大罵，我真有些受寵若驚。

早年奔向黃埔的各省青年，極為踴躍、壯觀，一批緊接一批，不絕於途。學校決定：民國十五年八月一日以前入伍的，為第五期入伍生；八月一日以後入伍的，為第六期入伍生。第六期入伍生共有兩團，按編制，一團三營，一營四連，另有一機槍連，共為十三連。可是我們第一團額滿後，陸續有人來報到，於是編制以外，增加了一個第四營，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四個連。第四營仍然容納不下，又增加了第十七、十八

、十九三個直轄連，所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團一共有二十個連，人數多達兩千五百多人。

兩團第六期入伍生，共有四千多人，來自各省和外國。即以我們第十一連的同學來說，來自甘肅、陝西、山西、山東、東北、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、廣西、雲南各省，還有兩位韓國人，一位越南人。我們山西籍的同學，在北京滙合了國民黨的吳月卿；北京滙文中學的邢淵經；山西省立第四中學的張鴻惠、魏志青、黃應海；太原平民中學的王和衆、熊昌壽、李封嵐、張存仁和我共十個人。不敢坐火車南下，因為孫傳芳盤據南京，殺害國民黨。乃從天津乘輪船到上海租界，再換船到廣州。足不出租界，安全就沒有問題。又因為沙基慘案，英國人射殺我遊行的羣衆，省港罷工，抵制英國。凡從上海駛往香港的輪船，不准開往廣州；從上海駛往廣州的輪船，路過香港，也不停留。

十一連的同學，有好些就是從上海乘同一艘輪船到達廣州的。我們十個山西籍的同學，佔了全連十二分之一，頗不孤寂。後來一人病死廣州

一人患病，回家後死亡，兩人抗戰時被日本人殺害，兩人死於共產黨手中。

按照規定，入伍生訓練三個月，入伍期滿，分科升學，由上等兵升為中士，早餐多兩個饅頭，入伍生是吃不了的，北方籍的同學多嚮往這兩個饅頭！但是我們第六期入伍生，長達一年之久。因為我們入伍時，國民革命軍已經誓師北伐，所有的部隊，差不多都開往北方。廣東的土匪一向猖獗，北伐後的後方治安，就落在這四千多名第六期入伍生的肩上。

## 黃埔軍校的共產黨

過去，必須一個團的兵力，才能維持治安，後來由入伍生負責防務，祇需一個連。實際上連入伍生，效力遠超過一個團。因為土匪都怕死，廣東的土匪最怕軍校入伍生，他們知道學生軍不怕死，勇敢善戰，連陳炯明都害怕，打他們不過，所以不敢和入伍生接觸。祇要有入伍生駐防的地方，土匪就不見了。這並不是說第六期入伍生有三頭六臂，怎麼樣厲害，而是前期同學打下的基礎，建立下的威風，我們六期生坐享其成。

北伐後，大後方——廣東的治安，比北伐以前好了許多，使北伐軍無後顧之憂，這就是四千多第六期入伍生對北伐，對國民革命最大的貢獻。因為擔負起安定後方的任務，無法回到黃埔升學，但是大家甘之如飴，毫無怨言。

中國國民黨允許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，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，共產黨李大釗還是主席團成員之一。

黃埔軍校是國民黨的軍官學校，從開始就有共產黨參與。我們入伍時，政治部由共產黨來掌握，政治部主任熊雄、入伍生部政治總教官廖划平以及政治教官蕭楚女等，都是能言善辯的重要共產黨員。學生中也有不少共產黨徒，不過都是隱形人，他們自己不講，誰也不知道，看不出來。

黃埔軍校是國民黨的黨校，黃埔學生是集體入黨的，都是國民黨黨員。原本是共產黨的學生，有其本身組織，一切活動都有計畫。他們利用共產黨的黨團作用，輕而易舉，控制了各級黨部，真正國民黨的同志，反而受制於他們。

我們入伍後，完全生活在共產黨的喧嚷氣氛中，一切言論，都是共產黨的論調，你要說話，就得跟着他們說，否則就被扣上右派、新右派、西山會議派、東山會議派、國家主義派五項反革命帽子的任何一項，就成了反革命，遭受鬥爭，不被開除，也會被關禁閉。

如果有人批評共產主義，或者說共產黨的不是，共產黨就會說他「反共」，反共是罪大惡極。當時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護身符是「三大政策」：聯俄、容共、農工，是總理孫中山先生制定的。反共就是反三大政策，反三大政策就是反孫中山，就是反革命，多冠冕堂皇！第六期入伍生湖南石仁成、四川謝靈石，都是大學生，忠實的國民黨，認識正確，立場堅定，為了維護真理，維護國民黨，對共產黨曲解三民主義，歪曲國民革命，表示抗議，和他們辯論。於是說石仁成是西山會議派，被開除，趕出黃埔；說謝靈石是國家主義派，被關了禁閉。

我們連黨部開會，共產黨對於這兩件事情，大事宣傳，大施恐嚇，藉以遏阻不滿共產黨的情緒。他們把石仁成和謝靈石的嘴臉形容得非常醜惡，罪惡滔天，同學們感覺到人人自危。十一連有些同學，為了自身安全，打定主義不說話。共產黨雖然指桑罵槐，抓不住小辮子，他們就無可如何。當時共產黨雖然跋扈，氣傲萬丈，但我們尚有不說話的自由，逃過浩劫。

## 容共說成國共合作

方鼎英教育長完全站在共產黨一方面，不保障國民黨同學，石仁成被開除，謝靈石被關禁閉，他都應該負責任。清黨時熊雄對着他罵錢大鈞，罵朱家驊，因為錢朱兩位主持廣州清黨。他却放走熊雄、廖划平、蕭楚女等，還送了熊雄兩千五百元港幣做路費。我給他寫了一封公開信，發表於入伍生政治部的「入伍生」週刊上，問他為甚麼偏袒共產黨？壓迫國民黨同學、開除高級班的葉維（四期）和第六期石仁成？因此他痛恨我入骨，說我是極端反共分子、倒方集團，把我和鄧文儀、胡靖安、陳超並列。鄧文儀是清黨後的政治部主任，胡靖安是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，都是上校，我却是一個上等兵入伍生。軍人講階級，我實在沒有資格和他們並駕齊驅。

民國十三年，共產黨以三大政策做護身符，喊得最響亮，最起勁。他們把所謂三大政策之一的「容共」掛在嘴上，作為壓迫國民黨同志、打擊國民黨同志的銳利武器。佔據大陸後，他們棄之如敝屣，不再利用「容共」了，一變而成「第

「一次國共合作」。把國民黨的黃埔軍校，說成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黃埔軍校」。再進一步成了「由國共兩黨共同創辦的一所訓練革命軍官的學校」（共產黨報紙報導維修黃埔軍校舊址這樣說），真够厚顏，恬不知恥。

李大釗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聲明：「共產黨員之加入國民黨，乃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革命事業，絕非欲將國民黨化為共產黨，或藉國民黨名義作共產黨運動。」

### 說謊背信破壞北伐

李大釗是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物，他說的很清楚，共產黨員是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（一般稱跨黨分子），並不是整體共產黨加入國民黨，怎麼能說成國共合作呢？共產黨於說謊，善於改變歷史，善於顛倒是非。他們的哲學是以偽亂真，假話說上一百遍、一千遍，就會變成真話。

現在共產黨想併吞臺灣，想消滅中華民國，喊出第三次國共合作。爲了加強統戰的理論根據，把民國十三年國民黨容共說成第一次國共合作，爲第三次合作鋪路，作爲歷史的依據，是個極大的陰謀，我們不能上當，也不會上當。共產黨既然喊第一次國共合作，又要來個第三次合作，就應當先檢討一下，第一次合作爲甚麼會失敗呢？因爲他們加入國民黨以後，並沒有遵照李大釗的聲明去做，不特藉國民黨來做共產黨運動，而是要將國民黨化爲共產黨。他們分化國民黨，策動反對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破壞北伐，使國民政府分裂爲武漢和南京兩個政府，造成寧漢分裂。

南京國民政府忍無可忍，爲了國民黨生存，不得不實行清黨，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內清除出去。他們把持的武漢政府，以汪精衛做傀儡，總應該好好合作吧？可是沒有多久，汪精衛也忍受不了他們的壓迫，終於也分共了。分共是把共產黨從國民黨內分出去，是清黨的翻版，換個名稱而已。假如當年共產黨不背信，遵照李大釗的聲明精誠合作，民國十六年就可以完成北伐，統一中國，從事國家建設工作，國民革命早就成功了，中華民國早已步上富強康樂的坦途，日本軍閥就不敢發動侵略，九一八和七七事變都可以避免。中共所說的第二次國共合作，係指七七事變後，共產黨服從國民政府，政府停止剿共安內工作，允許將共產黨的部隊改編爲第八路軍，抵抗日

本侵略。可是八年抗戰，共產黨並不打日本，並不真心抗戰，而是藉抗戰壯大自己，乘國軍抗戰八年的疲憊情形，奪取政權，使十億同胞關入鐵幕，遭受浩劫，這是國民黨第二次上當。

國民黨一再吃虧，會和共產黨第三次合作，上第三次當嗎？這就是我們不管共產黨怎樣花言巧語，進行統戰，堅定立場，中共如不放棄四個堅持，決不和他們妥協，決不和他們談判的原因。共產黨不祇喊出第三次國共合作，還喊出「一國兩制」，讓三民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同時並存。可是鄧小平又要四個堅持，既要四個堅持，就不能允許一國兩制，非常明顯，一目了然。所以共產黨真要一國兩制，就請鄧小平先生聲明取消四個堅持，否則自欺欺人，有誰相信？

聖文  
叢書

# 民國奇才交往錄

陳頤著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

本書係名教育家陳頤教授精心傑作要目有：幽默大師林語堂、梁啟超的感情世界、徐志摩與林長民、八閩奇才辜鴻銘、海軍奇才嚴復、譯壇怪傑林琴南、詩壇奇才陳石遺、憶先師陳寶琛、懷戴傳賢老師、劉以芬老師的風範、中國之友伊芳廷、十硯老人黃任、蘇友仁志行高潔、憶戴仲玉兄、福建協和大學滄桑、江山任遨遊等篇，王成聖教授作序，內容精彩篇篇可讀，歡迎讀者購閱。定價新台幣壹佰陸拾元，優待中外雜誌讀者祇收壹佰叁拾元，書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立即寄書。



喬家才「黃埔清黨辯証」插圖（文見123頁）

①前排右起：喬家才、胡子萍、毛應章、王孔安、郭履洲，後排右起：熊傑、黃加持、勞建白。

②喬家才（中）與黃埔軍校在台同學王孔安（左二）、楊蔚（左四）合影。

